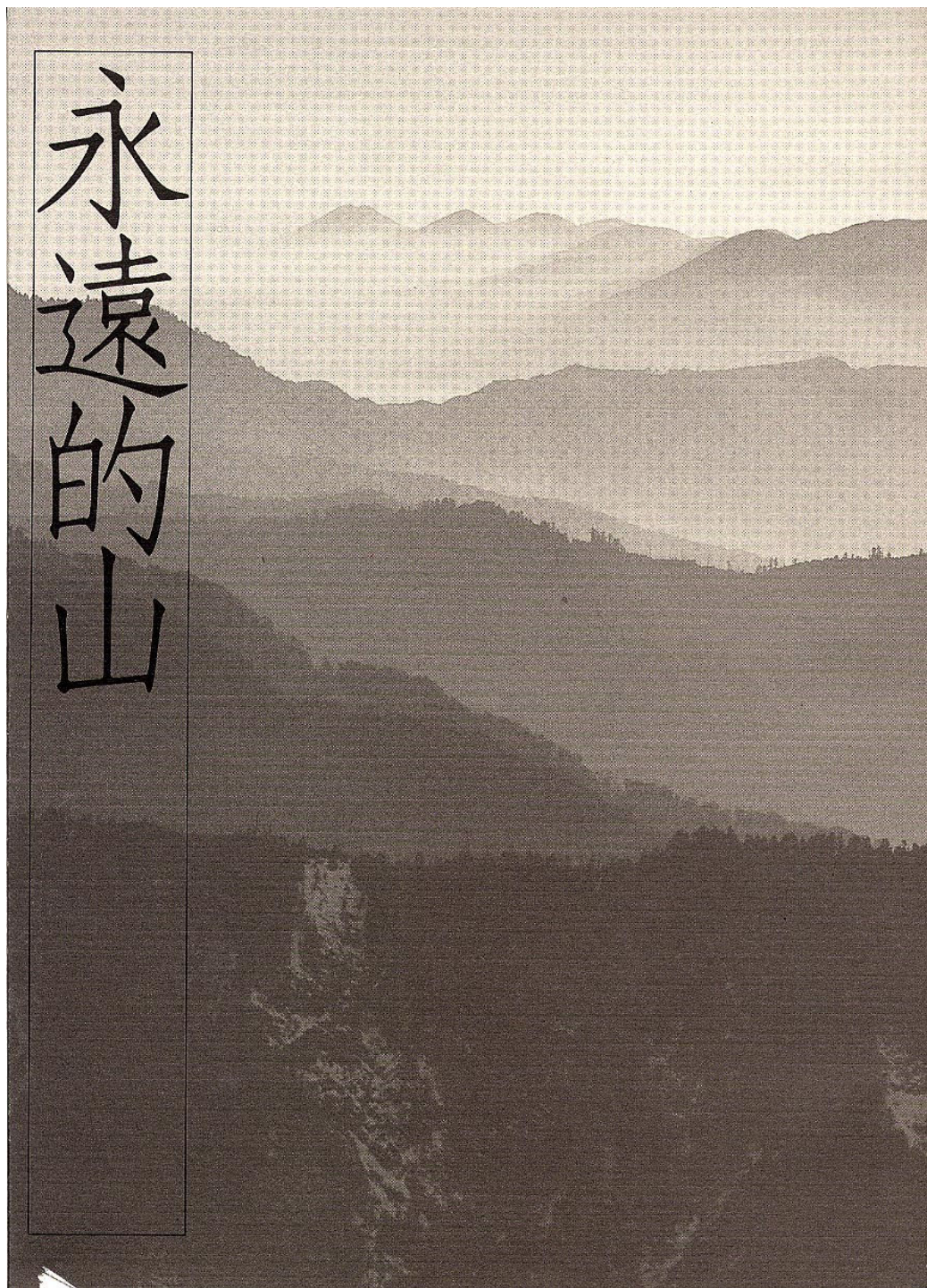


永遠的山



序

保育觀念的傳達，一向是國家公園的重要工作目標之一。因此本處自成立以來，即針對園區內豐富的自然資源進行各種調查研究，並以之作爲解說與環境教育的規劃基礎。此類成果俱已集成專書或報告，主題單一明確，深具學術參考與典藏價值。然而對一般大眾而言，這些書冊卻難免有深澀之感。

本寫作計劃的著眼點，即在於希望透過文學的感染力，以生活的語言來呈現玉山園區自然的奧秘與生命的神奇。

本書作者曾連獲兩屆時報文學獎散文首獎。我們期盼讀者也能通過他對園區內高山世界裡各種自然現象的觀察與摸索，省思與體悟，通過他對自然生態知識的文學轉化處理，引發出走入山、走入自然的興趣，並進而認識山與自然，體會人與自然的親密關係。

葉永文

誌謝

感謝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給了我這個機會去見識園區內壯闊美麗的山河，去觀察生活於其中的一些動植物，去感受和領略我不曾感受領略過的東西。這片大自
然的世界爲我張開了一面全新的視野，啓發了我新的知識、新的關懷，以及新的
寫作領域。

感謝葉世文先生和陳玉峰先生促成並給與這個機會。

感謝呂志廣先生和曹惠香小姐這一年多來的種種幫助與照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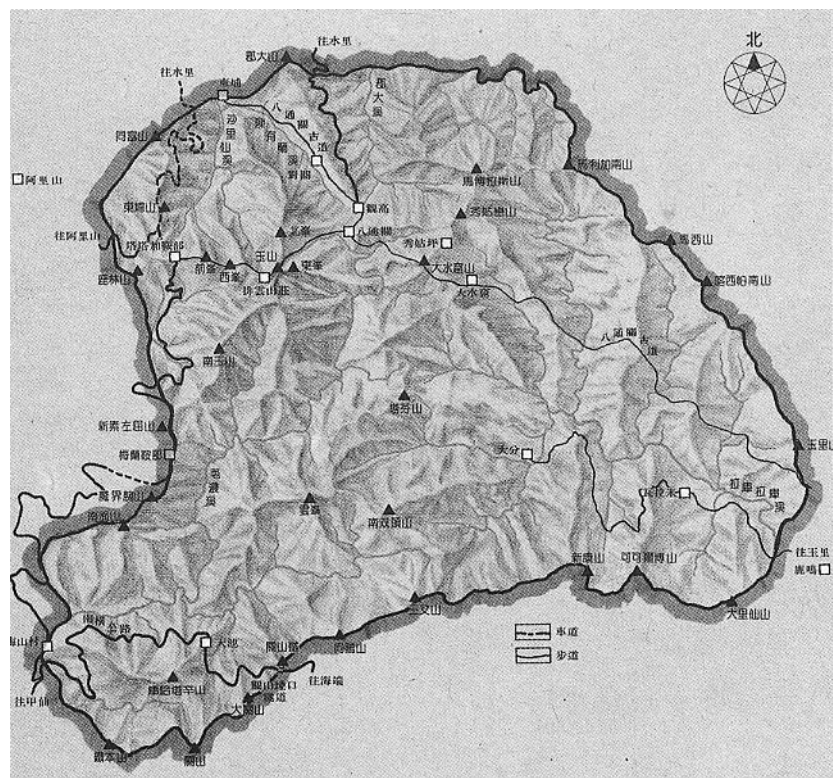
我要感謝的人還有很多，實在難以一一提及。請容我將這些份感激和謝意存在
心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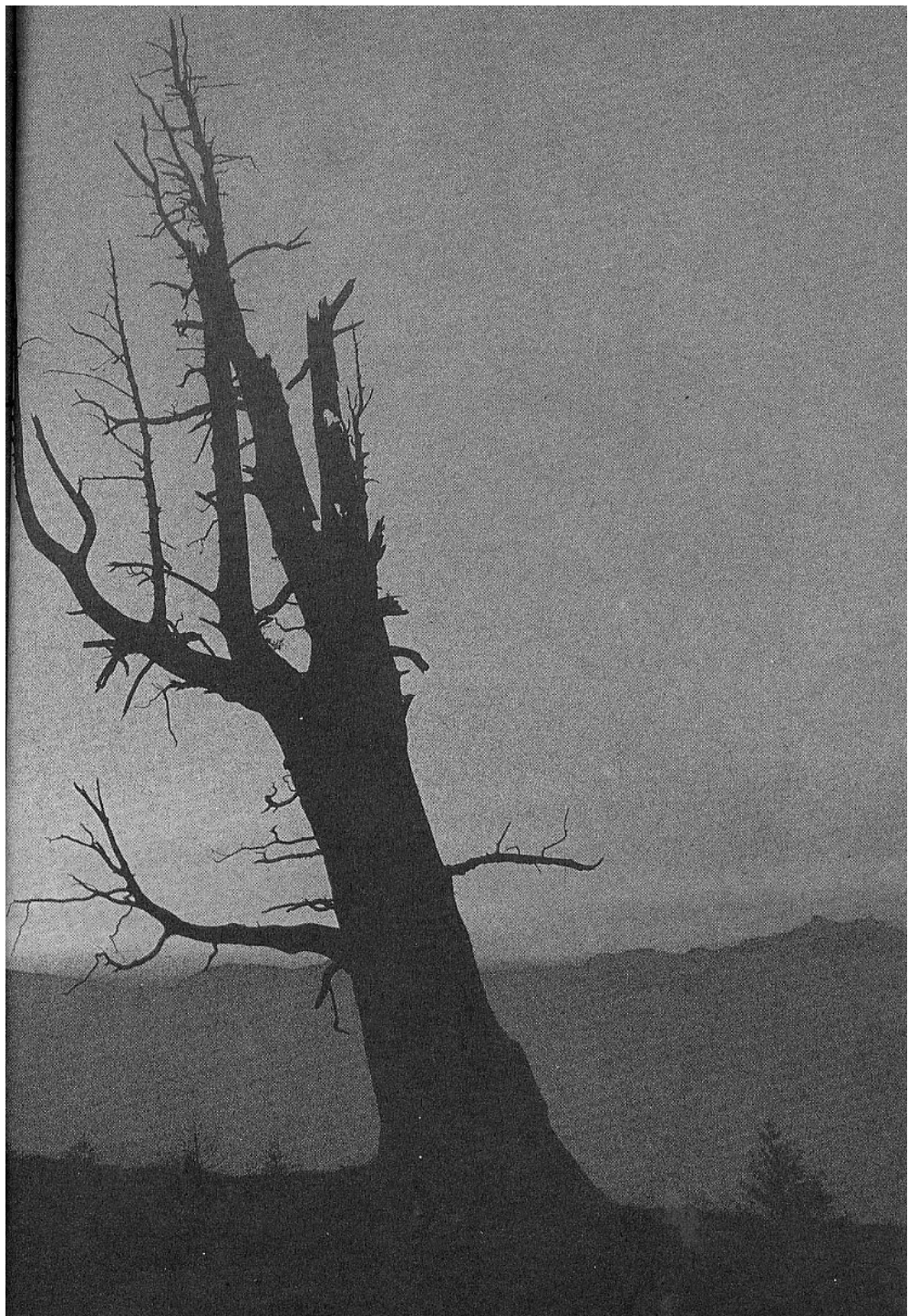
一九九一・二月

陳列

目錄

序	三
誌謝	五
範圍圖	九
前言／告別與承諾	十一
玉山去來	十九
排雲起居注	三十一
原始闊葉林獨訪	四十五
觀高還須能望遠	五十七
八通關種種	七十一
秀姑坪漫遊	八十三
瓦拉米隱憂	九十五
布農族紀念	一〇九
後記／看山是山	一二一





前言／告別與承諾

玉山國家公園廣達十萬餘公頃，座落在台灣中央稍南的地帶，境內全是峻嶺高山和大小無數的溪谷源頭，以及在雲霧經常繚繞幻化的這些山水間生息演替的豐繁的動植物：除了南北邊緣上各有一處布農族原住民的小聚落之外，概無常住的人跡。對於這樣的一個大自然的境界，我原本幾乎完全陌生，但就在最近，由於一些機緣，竟有幸在這裡斷斷續續盤桓了一年。

這一年，或許可以這麼說吧，是一連串的驚訝與摸索、學習與啓發的一年。

這一年裡，我經常覺得，生命裡的視野正重新開始，新奇和困惑之感則一直相伴著，永在心頭。

我初期上山時，由於不熟悉，心情和態度都不免有幾分疑懼。但每天目睹大山連綿，雄偉壯麗，情緒在隨時深受震撼之餘，卻也相對地漸趨篤定了。就憑著這種篤定，加上生手的一份天真和好奇，我興奮地在山林間攀爬行走，四下張望山林的形勢，觀察幻影般萬變的風雲雨霧，追蹤各種聲響，看鳥在各種林相中跳躍飛翔。

我記得一次又一次的山野行程中許多特別令人欣喜的剎那：冰雪覆蓋的谷地裡，用孤獨而警戒的眼神回首對著我打量的一頭淡褐色的長鬃山羊；那隻逃避不及，情急之下以為躲在路邊灌叢後就不被看到的憨憨的小山豬；一隻藍腹鵲在密林下慌亂飛奔時那撮閃爍掩映的美麗

長尾巴；二隻栗背林鵲站在冷杉頂梢張嘴打呵欠時看似慵懶無聊又悠閒自足的模樣；破曉時分，三九五二公尺的玉山頂上，在我四周飛速襲捲幻化的風和雲；日落後，當雲霧仍不肯完全下沉時，間隔若干秒就從雲層後爆亮一次的閃電，好像天邊正有一場遙不可聞的猛烈炮火；在深谷對岸遠處的針闊葉混合林中一路陪伴我獨自跋涉的某隻貓頭鷹鼓鼓深沉的呼喚令人欣喜的，當然也不一定是什麼特別的剎那，而只是高山裡的一些尋常事物罷了：山光水色，森林的氣味，風的聲音，或是沁涼的空氣在汗熱的反膚上的感覺。

在每一次的旅程中，也許是當我小心翼翼地走過某個危崖碎石坡之後，也許是在某個疲憊踱步的小徑上，或是終於可以休息後的顧盼

間，這些景緻就那樣不期然地在我眼前呈現了，是一種深深的或溫柔或駭異的撞擊，而我的整個人便也忽地裡燦燦然豁亮，全神蕩漾恍惚間，人與天地好像頓時有了一種神祕的契合，感覺到一種難以言說的純粹的愛與快樂，彷彿覺得隱約捕捉到了一些特質了，關於美，關於大自然裡的生命奧祕。

然後，可能是二葉松林間傳來的幾聲數鳥的鳴叫尖拔地在心頭劃過。

待我抬起頭來，有時候，從河谷密密湧現的濃霧已完全籠罩下來，四周原有的山巒樹林都不見了；有時是一棵六月裡恣意綻放的繡線菊正對著我盈盈淺笑，而遠處，那峻偉起伏的巒脈仍映著明澄的天空。

大自然中這一類的萬千氣象一再地激盪著我，但另一方面卻也逐漸令我感到困惑。我很想知道它們存在和出現的道理，進入表面片面的風景裡去。我希望能多少理解其中的一些意義，解釋神祕。

我開始閱讀有關山林百然的書籍和圖像從簡易的解說摺頁到泛論到各種資源的調查報告。我探索著風雲雨霧為何生成和變化和台灣這個高山島嶼的氣候特質。我翻閱地質發育和地形變遷的論述，記誦岩層、褶皺、斷層等等堅硬術語的含義，在概念裡分辨岩礦的種類。

我也傻傻地一面對照著圖鑑，一面背各種植物的名字、相貌特徵和分佈，鳥的名字、相貌

特徵和分佈，動物的名字、相貌特徵和分佈，呢呢喃喃，齟齬齟齬。

較輕鬆的是，聽玉山地區的鳥類錄音帶，熟悉牠們的叫聲，以及瀏覽圖片和文字，在舒適的距離外神遊園區內赫赫有名的各山頭和水系，默記著它們的名字、相貌特徵和走勢位置。

此外，我也讀一些簡單的歷史——台灣這個高山島嶼的起源和變遷：布農族原住民在這片生活根據地中兩次的遷移和爭戰；外來者名目不一的墾拓記錄與種種調查過程：森林砍伐史，等等。但因歷史的年代湮遠，內容紛繁，我所接觸的，其實有一大部份只是他人的間接引述。

而所有的這些學問知識，更都是臨時活剝生吞的，粗略而零碎，來不及，也沒有能力，好消化和吸收，然而對我卻也是全新的領域，

讀來雖覺生疏卻令人興奮愉快的領域。我從中學習認知，尋找解答，雖然每一個答案之後往往是更多更奧妙的新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從中學習他人觀察的要點、探索的方法，以及，對待自然的態度，我個人生活的態度。

然後，我再上山去，欣賞、觀察、摸索、記錄。

四

即使是不足的半生不熟的知識，也已開始使我先前單純的美感興趣深刻化了。我確實較看得出以往不曾見到的道理，體會更多的東西，覺得和自然萬物較為親近。從那原先看來顯得一團又一團的各種現象背後，秩序逐漸浮現出來。

但這樣的知識，也難免經常使我發現到自己陷在窘境裡。冷杉、雲杉、鐵杉或柳杉，扁柏或紅檜，等等針葉樹之屬，它們的長相和特徵，我似乎已在圖片和解說中反覆研讀得熟悉分了，但在實際的遭遇裡，有一段時候，我竟然不敢完全肯定什麼是什麼。更別說林相遠為複雜的闊葉樹之間或草本植物間彼此的分野了。在錄音帶中聽來聲聲確切的各種鳥鳴，實地裡，卻無法和掠過我眼前的鳥禽或在我附近樹叢中間歇叫喚的聲響作迅速的結合。還有，牠們發出的聲音又代表什麼意思呢？是求偶、警示、或純粹的快樂唱歌？

我依然無法滿意地解釋一陣突來的風或雨。我也常混淆了動物們的糞便蹄痕。

玉山國家公園的地形極為複雜，對天然植被和野生動物而言，崢嶸的高山，或曲折綿延，

或衝斷孤閉，都具有生殖隔離的作用，各個溪流和集水區，以及草原和大崩塌地，也各自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條件。這些動植物在各個地域裡生長和繁衍，在悠遠的歲月中隨各環境因子和人為壓力的不同而適應著，改變著，終而顯露出紛歧多樣的生命面貌，且各別造成了大體獨立的小生態區。

園區內如此豐繁的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當會被學有專攻者視為學術研究的寶藏，但是在陌生粗淺如我者看來，有時可就顯得眼花撩亂了。我所能努力的，大抵也只是儘量去摸索和推測生物世界中個體之間與群體之間「一般的關係罷了」。

更何況還有季候的變化所可能帶給我的疑惑！

雪融之後，岩屑石塊間竟然會冒出綠色的小

生命來，而且迅速地在兩個月後開出艷麗的小花朵哩。動物會因季節的遞移轉換牠們的毛色和棲息地。也許叫聲也改了。空氣裡的味道，甚或也因天候的改變而不一樣。

困惑之感，伴著新奇之感，常在心頭。

這樣的感覺，其實是很喜歡的，甚至於令我著迷。再次下山後，總會像上了癮似約又回到書頁中的文字和圖像裡，並且再聽幾回鳥聲的錄音帶，一面愉快地計畫和想像著下一次上山去印証和摸索的行程，彷彿是一種愛戀。

五

這一年來，我出入玉山園區十餘次；雪花紛飛時，颱風天，豔陽天，大雨小雨的日子，我都曾在山林間逗留過。有時，我結伴同行或隨

研究調查人員一起走；有時，在後來膽子大了之後：則獨自跋涉觀察感受。但我原先預定的經歷有一些還是沒完成，包括冰雪封凍期的玉山主峰登頂、登山界所謂的南二段中央山脈的一大路段，以及傳聞中十分驚險艱辛的古道之行。即使走過的，事實上，也都是前人多少年來披荆斬棘走出來的一部份路徑罷了：所見到的山光雲影和天然生命，在這個生機蓬勃的廣潤天地中，其實只限於絕小的範圍。

一年下來，我常覺得對這片自然世界，我才

剛開始聞到了一些氣味而已。

我知道，也許：對於大自然世界裡的種種神奇和美，我們所看不見的，永遠比我們所能見的還多。我們的所見終屬有限。目前，我所能傳述表達的，更也只是其中膚淺的一小部份罷了，而且還缺少融會貫通。但是至少，讓我對自己作個承諾吧，承諾日後即使無法經常身往，我的心也仍將時時回到台灣的這個壯麗傲人的高山世界裡，繼續努力地去欣賞和體會，去喜歡，去愛。